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後集

七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七

後集

公世道升降明

世道升降



後世循吏不如古

大抵瓊廡象廊之宮起而茅屋之風廢金甌玉璫之器作而土劓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之循吏其得為先秦之循吏乎有紬繹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孰與得簞食巨羹於顏閔受萬鍾之祿於苾子孰與受粒米孟水於夷齊盍切二大夫得傳於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如得傳於迂史矣得傳於迂史者其能如傳於迂史之榮乎得

又

昔者典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鄒魯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卓魯有治聲豈列國兄於堯舜洙泗弟於巴蜀而二子賢於將聖邪難得意出大抵管極美則無華實不足則有名不有所短維稱其長不有所拙誰稱其工是以豐年稱者豐年之衰也以文士稱者文士之衰也以治聲顯者治道之衰也議論的椒漿桂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絕錦帆鳳掉之舟起而刻木之制亡得

不觀古無以知後世

噫不觀三百篇之詩无以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

五篇之騷无以知後世之无騷不讀五十五萬言之史
无以知後世之无史矣

世道之趨不容遏

使結繩可信聖人何必為書契巢居可常聖人何必
為宮室推其改燧之世已病於茹毛飲血而不安衣
裳之民已厭於服草衣皮而不樂世皆樂於韶濩矣
聖人安得強之以費桴土鼓乎世皆趨於揖讓矣聖
人安得強之以箕踞肉袒乎

聖人力扶世道

泰其上古之極治欵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
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中蒙人物之
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
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此以附其
善畜以生聚履以下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
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二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
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
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
之世乎 是一大議論

文見民俗門聖人為民之慮周

物始而終二而始

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昼人幼而
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
秋而冬自晚而夕人強而老物實而墮皆利貞之迹
故曰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也

極則必變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是故永嘉之禍不生於未平吳之前而乃生於平吳之後天寶之亂不作於開元之初而乃作於開元既治之末發越佳則知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也婦盛抗夫月盛蔽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雖勢之適然亦理之必至也

泰至下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不否來如城之頽而為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土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鮪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欲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

互見保治門通變明

盛衰相倚伏而無窮

當 春必反秋昼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物之復也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昼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方世之屈信也到

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盈虧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曷嘗少息哉

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

之根得

天下之理禍與福同門憂與樂同根妙

吾觀諸日今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
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微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如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
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
也是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信龍蛇之蟄以蟄
為存善發明蓋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必高也

聖人能處變故與之無息

易之六十四卦其下邪正其防消長其微動息其戒
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
而其終猶有未濟焉然則事何時而濟人何時而定

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
身吸必有嘔天地昼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
變無息聖人處之亦無息易之道也

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
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

聚之極者散必廣

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弥盈則縱之弥怒不閉則弛然
耳坤之為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密則春生之不
固好

故文王之游田未嘗而不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一臺
不作而萬戶之宮已新用事當是雖勢之使然而亦
理之必至也

乱者治之原

蠱泰之变泰之初五上而為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勝蠱乃事之壞者也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相以無知興文以里不霸故乱為治根蠱為飭源好

無德難以逃世变

漢一变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变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晉魏不足證則乾二夕揚之戒妄矣語句典實

文質

文難成而易壞

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李曾論語好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家至康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此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者易壞可不加固守之功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救之文必以質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推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無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音而成賁以白別得意出然後音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無咎無咎故得志乃若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詎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陋而閏仕非其世用事的而立論確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經云上九白賁無咎象曰白賁無咎卜得志也

人文化成

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熾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躰言也

君子之文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秉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無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

禮樂之文必待上而發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或論高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上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輒就乎？故曰賁其須，二求也。亦待也。意與於上下，則從而與之。與焉，故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措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無對。君子耻其求而不能應，用證切。雖然，寧耻房杜毋惜賈誼。此一轉意極好。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蓋吾道而委溝矣。惜也好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經云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賁敝必文

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敝必文，易窮必變也。故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矣。好

文質不偏廢

今觀其飲食之菲，宮室之卑，不謂之質可乎？禮樂之著，文命之敷，不謂之文可立。今觀檢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古於法度，不謂

之文可乎

文勝質之弊

青黃腐株丹雘糞壚非不足以誑俗目也如質何
椒漿桂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絕錦帆鳳楫之舟起
而剗木之制亡譬喻好
抗裂膚之寒則錦綉盈篋不如一弊褐之溫棄滔天
之良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瓢之固以此見文之不可
以勝質也如此

制器 致用

車旗之制

古者車旗之制始作於黃帝備於四代尤備於成周
 識本領攻之周官蓋負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輪輻三
 十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此車之制也龍
 旗九旒以象大火烏旗七旒以象鶉火熊旗六旒以
 象參伐龜旗四旒以象室壁 考究精熟此旗之制也

車旗之用

成周之時謂王者德之美故玉輅以之奉祀金者義
 之和故金整以之接賓 卞折好象考義之卞故象整
 以之朝覲革者義之制故革輅用之於即戎木者仁
 之質故木輅用之於田獵此車之用也 李謙高而文
 采華麗 天常所以見其昭臨之道天施所以見其主
 育之仁天赤所以見其禮天麾所以見其智此旗之
 用也

先王制器防情

是以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又知酒之不可
 不禁也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寓其意也六彝必有
 舟以舟能載物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灾卅六罇必
 有壘以雷能作雲以澤万物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
 害是盛之以觴戒其傷也絕之以卮戒其危也觚有
 孤之文解有單之義發明得古人警戒意出使後世

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皆知所以思害而豫防之

一合聖人爲民慮以致用

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
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
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園也聖人於是乎
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
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
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趼於遠
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解
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
而未知春耨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無瓜
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
人之穴處而病於濕螫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
人之死而感於藁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
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無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
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
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有絀繹

財用



食貨 理財

漕運 節財

損上益下

大禹菲食而天下無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凍老
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實皆
損之上九也

損貴得其所

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所以損也晉武焚
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

節貴得中

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

文后七

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

過得密无一泛語故受之以節二者約侈而歸節也

節則裕二則通故曰節亨二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

有節之窮又生出一意好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

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心苦之而不可久於是而

節之又節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二者非不節亦不

過於節

用有可節不可節

國家之用有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節者如宮室
車服之用如祠祀之用交聘之用餉師之用此不可
得而節者也然古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年饑則
路馬不食穀君不祭肺八蜡不通然則衣服宮室祠

祀之用亦有可節者矣。而况今之祠祀又非古之祠祀也。車服之飾，兵衛之衆，錫賚之恩，幾倍於古。哪雖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固不可節也。百官之冗，群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之乎？

議論當

財出於民不可妄用

韓昭侯愛一敝袴以待有功，非愛敝袴也。一絲一縷皆自寒女出也。扶得惜民力，意出小民，絲粟十百之通官捕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嗚呼！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老豈可妄用哉？

我朝節用家法

文節七

十一

太祖皇帝嘗令後苑造一薰籠，數日不至，帝怒責左右對曰：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故也。帝怒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特用數十錢可買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比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焉。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

貪吏剝民之害

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議論好

唐趙贊爲一切聚斂之策德宗及用之及涇卒之變
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就質
矣不稅汝間深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奉天之圍危
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

又

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士之守臣必曰可
也有不可不以聞矣不推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
民皆樂輸又從以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
一則吏因以賦其十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

漕運之弊

綱運所過稅揚類多苛留以檢稅爲名宜搜細索秋
毫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爲用不有以足其私
則不得不取於官於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庫餼之
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語破情弊處

民財聚散

會計斂財二固聚尔民心解瓦國可長乎
財固豐尔海內虛耗國可恃乎是以是知財散則民
聚財聚則民散

奢侈之過

鎡鐵而取泥沙而用窮九州之奉而斯人之糟糠不
立非所恤也萃四海之色而斯人之鰥寡無告非所
恤也瑤臺瓊室而不知流離之可憂艷舞妖歌而不
知愁嘆之可慮

奢侈不能移

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七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八

後集

念民心門

民心

④

感人心 ④ 民悅
順人情 ④ 民懷

悅民則民自勸

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不死。非人之情也。奇兵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非。知其勞且死。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妙是以說而自勸也。勞而忘其勞者。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其死者。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聖人執天下之機而觸之

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觸其機也。聖人欲使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而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觀。又生出一意。好啓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彰信而後。聲信。道果無形。邪道猶天也。天果無形。邪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虛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信於萬物也。使無蒼二者。以麗焉。語好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取信也哉。

感其情則易動

欣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馳字固新奇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也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功而行不挽而進不噓而高不引而深者矣

禮節民而樂濟之

人之情委於倨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速於得而禮緩之以遜是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句好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樂以濟之則天下亦有所不克安者矣

誠服天下

當盟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托萬物以誠而託於物而誠始衰矣誠論當上之化下為盟而不為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顯肅應於下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故天下之中正一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

豫順以動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好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得天下之大順故曰豫以順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

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為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為寒是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平違之則薄食興而愆伏起聖人得此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軌後尚何事刑罰哉好而况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屋大之勢而建侯必為漢之吳楚違率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之淮肥用蓋切何利之有

人心有真感

昔者竇戚一歌而聽者為之動雍門一彈而聞者為之泣其歌可為也而感人心者不可為也其彈可為也而變人心者不可為也妙

民以無心而感

聖人之政形声也百姓之心影響也聖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声尔
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駘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然侯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民感君恩

夏葛冬裘出作入息者必曰吾君使我至此樂極也左餐石粥仰事俯育者必曰吾君使我至此樂極也

形容佳

民不忍忘君

漢不七國者以七國能亂而不能危也東都不新莽者以新莽能危而不能忘也文有氣骨三方鼎峙此何為時可與膏原野而不可與犯名義可與即干戈而不可與奪死志讀之使人毛寒

人心可守國

地利無常惟人是恃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長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國者固民心

又

嗚乎地不能為強弱惟因其心而為強弱長城築矣而閭左之黨起長城特一患胎耳葦清築矣而雲南之變忍葦清持一禍基耳何則人心不守其如地險何

互見後備禦門邊以人守

民心可畏

郡桂林城積石頭係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自以為無虞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暉呢覘覘已滿於江之東山之西一呼而起不旋踵而全壁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是烏乎秦以二世而亡六國以葦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大可畏者安在哉

又

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

國之存亡係民心

夫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備禦門

備禦

附

整暇

形勢

屯田

邊以人守

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意趣高妙

備守當有進無退

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是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難得有力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而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西則與海西此何為者邪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禦寇者乎譬喻好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健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慶朝廷獨不見之邪此臣所謂患乎志其我之所可惜者也

又

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者凜然而又巖峭乎其前豹伏乎其後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巖與豹皆去而虎立於塗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滅質隨肝胎

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邪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與者金縢之利也可以無與者尺寸之地乎吾國之勢可以守可以無守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是邪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人之貪矣

固江以先守淮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則江不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立論高昔者陳後主及召江北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以待隋言未既而隋師已濟其矣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好官之寄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用得好朝廷推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推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里直差易尔是不然有淮而後江乃吾之江無淮則江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見到處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得且吾

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空曠
邪彼將居而耕二而守二而伺則吾之一端而彼聞
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
自逼而乃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爲
而守敵尚何爲而備哉且具人者欲淮而不可得非
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弃吾之
所有邪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用暇規模

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
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其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
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
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少而戰鬪之日常多戰鬪之

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
胃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國不及議而
有知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
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
物者昼也而生明者非昼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
之也昼不能生昼則生昼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
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欤雖然爲國
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
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
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間暇及是時盤
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

成於兵二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來其暇而用之也。發明得意出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受也。

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辭王述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用事功今日之上下施行。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鄰邦天無暇則憂有暇則依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不可恃天幸以爲安

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成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好惟人爲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遽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難得是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

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臣切觀天眷我家已往之驗以下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憂之者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二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南之安方逆虜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上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首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用事切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不危愈搖而愈不披其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一然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天者人之所以入者果盡也邪此一轉結上生下文好臣不得而知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軍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傾然而相慶罷戎幕息舟師徹邊防息憂懼以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傾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深中時弊膏有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邪餒而始卒掾渴而始掘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慮朝

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城下之禍作

守亦長策

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登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而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

立國當自強

昔司馬晉內有王粲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且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若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平而姚氏慕容氏拓拔氏佛中原宋且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文

勢有開闔好一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

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過得有開闔

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在乎其人如何爾括得意及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况又以全楚為家具越為言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

也。西控全蜀，南扼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持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之奇才，劍客之精銳，此漢唐所仰以爲資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揣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拔千金而憂貧者，孟賁之力而憂弱也。

備禦之患

大抵制敵之患，實在乎志。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彼之所可忌者而已。

虜不可信

鴟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鷩，見其不噬，謂之大馬。譬喻好呀，亦過矣。

中國之夷狄深可畏

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主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后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二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蓋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應時夷狄，彼其氣習薰染，各分倒置，豈待擅彘其服，穹廡其居，侏儻其語，後謂之戎哉。故十九年北海之濱，未嘗改蘇武之漢，若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和不可持

義可以救秦狼仁可以蹶項虎故寧焚石勒之幣而無寧和匈奴之親寧出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援口血未乾秦兵又至於郊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其難何如邪

虜不足畏

他人視爲虎狼我視之如蟬螻他人視爲鷹隼我視之如蚊蚋彼方駘老弱掠牛馬蹠梁塞外而吾已破於堂上好彼方逞桀傲肆暴虐嘯聚河內而吾已獲之曾中意妙

虜畏中國有人

浚之守蜀倫禦旣固虜至輒助大酋粘罕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尔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旣死兀朮來寇浚令吳玠吳玘大破之俘獲萬計兀朮僅以身免髡削鬚髯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虜自是不敢窺蜀矣

屯田一事當付有司

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卒而今之所尤紛二者屯田之議是也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矣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帝堂之講明哉愚嘗觀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路非手於營築夫固有以治之者凡

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邊臣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二事功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二之屯田以其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

兵農本一致

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制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嫻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嫻若此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捕搏而使酒傲差倍肆視農兵以奴隸尚肯為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其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

通前兵將門用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臚卷之八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後集

兵將門

兵將 征伐

兵法貴善用

古之用兵者初無不同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翦以衆謝元以寡孫臏滅龜而虞詡則增竄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而陣雖非前左水澤而亦以取勝鄧文繩兵而下雖曰犯危履險卒以成功用事整

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默有合於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於法

兵戒妄動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俞不以玉帛相見而以吳戎不以禮樂加遺而以一矢師其可妄動乎是

善師者以退為進

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奇勝馬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 僵語好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梅於何有

師令當出於一

今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

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
承則是衆為將不推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
焉何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語自在河曲之師趙盾
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材父為將而令出於
先穀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證切

師以衆正而興

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
王皆欲擊楚之殺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發越佳武
正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
矣

師出以律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
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
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况不臧乎使
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
師也

興師有道用將有法

非童子忝肉之讎則征高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
卒則升師之師不舉興師不以道可乎得用淮陰為
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
用將不得其法可乎

帥師必用賢將

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
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烏援王元謨則年焉

而已矣

又

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
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莽
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強而謙專
而順皇甫郭子儀是也稟君命而不辱慰民心而不
伐為將如是非搏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
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欬

兵戒欲速

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
人憂其伐鬼方之懲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
世利用動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
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壘於建
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正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
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獫狁召虎伐淮夷
方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又

武帝承文景之盛而伐匈奴太宗當正觀之隆而征
高麗此皆節既濟九三之戒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
却臧官馬武之請乎

又

周威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
之挑契丹皆不謹其動故始乎躁而卒乎悔也
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

符堅以舉國之諫而不伐晉是冒災而不知止也

師不得已而用

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帝之伐匈奴不得已乎意出不思師一出而吾民之命殘失求以殘匈奴適以殘吾民好帝其忍於為是舉邪

不羊為勝

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議論高

偃武息兵

變刀為犢變劍為牛變戈戟為鋤耰變營壘為畝畝六韜之書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為至治之極

兵尚正大

行鴆毒於歡笑之間違七箸於從容之際非所謂公殺若陳平之擒韓信傅介子之斬樓蘭雖為得計要非伐罪之道

民以身報國

忿虜如父兄之讎雖首膺血刃而不顧誓死於沙漠之外雖身膏草野而不辭東山之征何其甘零雨之濛也杖柱之往何其志飛雪之勞也發出愛君真情好

治兵

今也不亢則驕不驕則脆不脆則弛且潰為寇則可而御寇則不可也縱敵則能而死敵則未能也犯上則敢而衛上則不敢也識情弊

兵勢

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風雨隨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不足以喻其順也

兵法貴善用

用兵者之於兵要如書生之於書造乎心傳自得之妙脫去古人糟粕之譏則其視兵法真筌蹄之具尔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預知者珠之不出於盤吾於此得之用事得

儒將

臨募而誨亦不若旁觀者之長其習執弓而教射不若側視者之得其妙譬喻佳蓋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出於不事是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於不兵

唐德宗時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戎之策馬燧請盟而柳渾以為不可帝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自今觀之敢以德宗為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劫盟而明日慰之曰柳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之而終乃慰之果可以為善知儒乎

將之名顯者不可用

李廣之在漢驍雄杰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善形狀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

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
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與忠嗣部曲中之一光
弼也當漢唐盛時李廣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
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

將之良者可恃

得一后夔則天下無難正之五音得一伯樂則天下
無難馭之六馬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夷狄蓋
自古夷狄不能不為中國患而卒不能為中國患者
恃吾有所恃而已山有猛虎則狐狸不敢登隰川有
蛟龍則鱖鱓不敢夜舞何則有所恃也
鳴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孰謂
堂二天朝而無一可恃之良將乎如

兵法貴知變

祖斷按者不足與言律習模榻者不足與言登嘉研
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以之善弈秋者不求經
精鼓琴者不視譜工求馬者不按圖知變者以之為
乎天下之事孰有大於用兵者其可不知變而必泥
於法乎

兵有當用當戰

兵有所當用雖聖人不能以遽戰兵有所當戰雖聖
人不可以必用神農九扈之伐大禹三苗之誅黃帝
之七十戰成湯之十一征豈聖人窮兵於鋒鏑哉好
蓋以兵所當用而不可不用也班師振旅歸馬放牛
包虎皮而倒載干戈求懿德而載橐弓矢豈聖人偷

玩於安逸哉。及下語好，亦以兵所當戰而不可不戰也。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其功非不雋也。奈何好兵之心老而不衰，乃至憤然自將以討高麗，雖房元齡、褚遂良力諫不聽。卒之攻敵不下，而帝亦不患負鞍馬之勞，則用兵於所當戰，太宗不容無失矣。元和之初，唐之威令委靡不振，河朔諸鎮其謂朝廷不能師也，語好擅置吏私賦入，偃然跋扈，不以朝廷為畏。其勢不可不伐，奈何憲宗雖能伐之而無必伐之意。方其計王承宗也，既求克獲，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詭辭，止縛從史凱旋而歸，遂使承宗赦然無所顧憚。則戢兵於所當用，憲宗不容无失矣。知憲宗赦承宗之失，則知文帝因匈奴出塞而還師者，為養寇知大宗征高麗之失，則知武帝衛霍之將而窮誅討者，為黷武矣。

刑威



獄訟

罪元惡則衆惡知所懲

四裔一投而天下咸服管蔡一罪而庶頑咸化兩觀一諫而魯國以治是何天下之易服也善懲其已犯者之過正以折其未犯者之萌也也想其罪一惡人則天下之為惡者必曰是惟不我知知則及我矣好則知一人之罪非獨使一人畏之將使千萬人畏之也也故夫善用刑者初未嘗脅也然吹毛以求疵亦惟擇天下為惡之顯且大者而誅之耳故曰罰一以懲衆

明斷貴兩備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不然聖人作易既以明罰勅法象雷電之噬嗑復以折獄致刑而象雷電皆至之豐果何意歟議論是

輕刑

三章寬高祖之仁肆赦緩穆王之法

刑措

垂綏以耻惰游之民何必鞭朴之辱縵冠以刑不齒之士何必鈇鉞之誅益衣冠而民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也

聽訟以中正則吉

九五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申而不過則上無淵魚之察正而無私則下無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尚何訟之有此虞秀之爭一入周境觀周之俗則自媿而解何待質之西伯而後平其訟而息其忿矣

經云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止訟必在初

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文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止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讎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經云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聖人戒訟

物有作之而止二之而作者民之遜也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無詐者必不訟室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揚方而懼利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狼悞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也無訟之吉也別出意好不然訟至於然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决訟也不利涉大川犯

大難而興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
一。曰言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正。

經云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訟

十一

權勢法制

法戒自壞

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法而能守法雖非良法二無不行立法而不能守雖有良法二無不壞未必下之人敢壞也或者上之人自立其法又自壞其法也

法貴當用

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自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空言文具是無法勝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是

法從人則弊

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慾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慾行私慾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闢而不可禁昏吏受賂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窒也語意稱

法必用於民未犯之先

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發出本意好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制也後之

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又數而仁窮而
已。義不可數，二則民怨；仁不可窮，三則民狎；二則犯
者衆，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而
之數而生於刑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
生於狎其法。文思來來，今夫民之情，固喜暖而惡寒，
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當
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
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見古之聖人，其法
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
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
之者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
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
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

大柄不可失

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以威。語有
法度，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
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
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至孤之
力，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
憚焉則不抗。拍拍好，不離故孤者強，不抗則危者安。
孤轉為強，而危轉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夫苟神
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
而後，孤危之形始見。然則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
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威。

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藏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柳老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璧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至此方說出柄字可見有含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於此段文勢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執柄以明

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字面好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豁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天下安得而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

威不可襲

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代宗切輔國之首足為天子之威也乎

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文勢自在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刑亦可羞矣轉正意好互見刑威門通用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